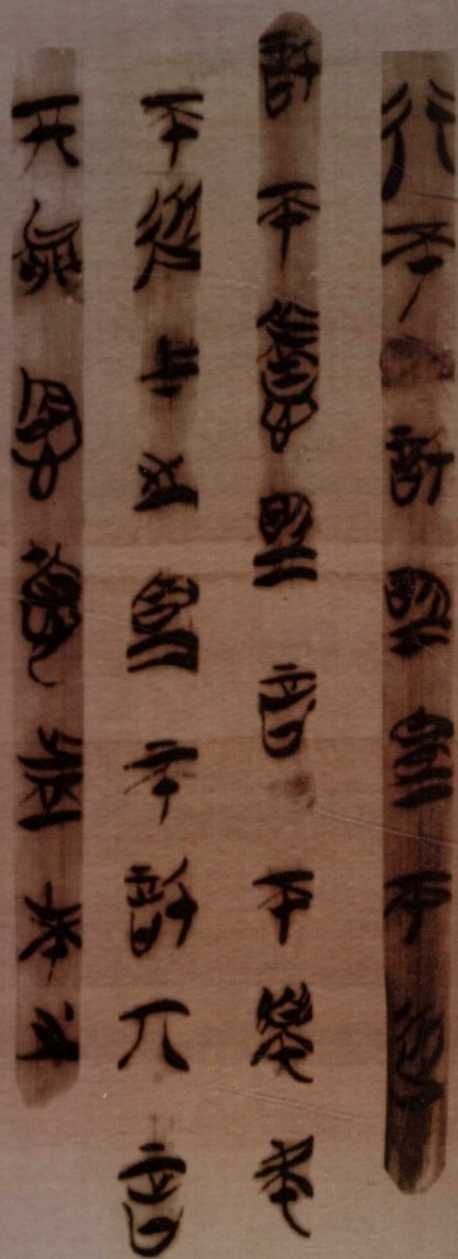


龐樸等／著

# 郭店楚簡與早期儒學

出土思想文物與文獻研究叢書（十二）



文獻研究叢書(十二)  
出土思想文物與

# 郭店楚簡與早期儒學

龐樸等／著

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郭店楚簡與早期儒學／龐樸等作；初版．—臺北市：  
台灣古籍，2002[民 91]  
面： 公分—（出土思想文物與文獻研  
究叢書：11）  
ISBN 986-7939-22-0（精裝）

1.簡牘 2.儒家

796.8

91005051

出土思想文物與文獻研究叢書（十一）

郭店楚簡與早期儒學

作者 龐樸 等  
編輯 謝嘉容

發行人 楊榮川  
出版者 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

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業字第 四〇八 號  
地址：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三三九號四樓  
電話：〇二二七〇五五〇六六  
傳真：〇二二七〇六六一〇〇  
郵政劃撥：一八八一三八九一  
網址：[www.wunan.com.tw](http://www.wunan.com.tw)  
電子郵件：[tcp@wunan.com.tw](mailto:tcp@wunan.com.tw)

二〇〇二年五月 初版一刷  
定價 新台幣 九〇〇 元整



## 編者弁言

西元一九九三年十月，湖北省荊門市沙洋區四方鄉郭店村的一座無名楚墓中，出土了一批竹簡。經整理辨認，得一萬三千餘言，全部為學術著作。全文於西元一九九八年五月以《郭店楚墓竹簡》名目公佈於世。

這批竹簡的形成年代，正巧約當前人哀歎為「史文闕軼，考古者為之茫昧」（顧炎武）的戰國之初那百多年間。所以《郭簡》剛一出版，立即引起國內文史哲界及國際漢學界的極大興趣。一時間，各種大小型討論會議紛紛召開，無數長短篇學術論文頻頻傳誦；人們普遍相信，不僅史文所闕軼的孔孟之間概況得以由此推定，而且，整個先秦學術史，或亦將因此而洞澈透明。所以，可以毫不誇張地說，這批簡文的出現，是近百年簡帛學史上的一件特大喜訊，其重要性是怎樣估計也不會過份的。

只是，要想使這種重要性得以準確地發掘出來，並為學術界所普遍瞭解與認同，就很需要有一塊專門的園地，以供大家廣泛地發表見解；並且要有一種手段，以使這些見解快速地傳播開去。於是，有了創立「簡帛研究」網站的設想。

創立網站的設想得國際儒學聯合會的贊成而實現，賴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而健壯。一年多來，網站由研究郭店楚簡開始，逐步向一切出土文獻問津，已發佈學術論文七十餘篇，各種資料三四十種，成為有關學界人士的得力助

手和親密朋友。

今年二月，網站（<http://www.bamboosilk.org>）創立周年之際，台灣古籍出版公司更從海峽對岸伸來援助之手，願意出版網上的首發文章，以使諸種高見得以永遠保存。於是，乃有本文集的問世。

文集諸文選自「簡帛研究」「網上首發」欄西元 2000 年 2 月至西元 2001 年 2 月間，共編為二冊，其一曰《古墓新知》，主要選錄直接研究郭店簡文的篇章；其二曰《郭店楚簡與早期儒學》，主要發表由郭店簡引申出來的研究，兼及一些其他簡牘。這些文章，其觀點為各位作者所有，本站未敢掠美；但諸文同聲相應，亦足以顯現出本站的基本面貌與心聲。

像一切新出現的事物一樣，文集也不僅是過去過程的結果，而且必將開拓出新的旅程，帶動地下出土文獻的研究活動，以更快的手段在更廣的領域內，前進！

龐 樸 劉貽群

西元 2001 年 8 月，北京

## 目 錄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 | 郭店楚簡與早期儒學                     | 姜廣輝 | 1   |
| 第二章  | 郭店儒簡研究的參考座標                   | 姜廣輝 | 13  |
| 第三章  | 《論語》·《論語》類文獻·孔子史料——<br>從郭店簡談起 | 郭 沂 | 25  |
| 第四章  | 郭店簡與《大學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梁 濤 | 61  |
| 第五章  | 《中庸》·《子思》·《子思子》——子思<br>書源流考   | 郭 沂 | 75  |
| 第六章  | 郭店楚簡與《中庸》公案                   | 梁 濤 | 85  |
| 第七章  | 釋《五行》與《繫辭》之「型」                | 劉信芳 | 115 |
| 第八章  | 楚地心性學與郭店儒家簡及子思之學南傳探<br>析（節選）  | 鄧建鵬 | 123 |
| 第九章  | 論子思學派對禮的理論詮釋                  | 彭 林 | 129 |
| 第十章  | 三重道德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龐 樸 | 147 |
| 第十一章 | 「仁」字臆斷——從出土文獻看仁字古文<br>和仁愛思想   | 龐 樸 | 163 |
| 第十二章 | 郭店儒簡與告子學說                     | 陶 磊 | 169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十三章  | 「反善復始」淺探           | 歐陽禎人 | 177 |
| 第十四章  | 《老子》「同文複出」現象的初步研究  |      |     |
|       | 寧鎮疆                |      | 187 |
| 第十五章  | 上博《詩論》一號簡讀後        | 朱淵清  | 201 |
| 第十六章  | 上海博物館所藏《詩論》第一枚簡的釋文 |      |     |
|       | 問題                 | 范毓周  | 203 |
| 第十七章  | 試析已公佈的二支上海戰國楚簡     | 曹峰   | 209 |
| 第十八章  | 長台關楚簡《申徒狄》研究       | 李零   | 229 |
| 第十九章  | 「三閭大夫」考——兼論楚國公族的興衰 |      |     |
|       | 李零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 245 |
| 第二十章  | 王家台秦簡《歸藏》管窺        | 廖名春  | 259 |
| 第二十一章 | 《為吏之道》的儒家思想發微      | 歐陽禎人 | 273 |
| 第二十二章 | 敦煌文獻與中國歷史研究        | 寧可   | 283 |

# 第一章

## 郭店楚簡與早期儒學

姜廣輝

顧炎武曾指出，周貞定王二年（西元前四六七年）至周顯王三十五年（西元前三三四年）凡一百三十三年間「史文闕軼，考古者為之茫昧。」（《日知錄》卷十三《周末風俗》）為什麼會出現這種「史文闕軼」的情況呢？孟子曾說「諸侯惡其害己，皆去其籍。」這是說一些對諸侯不利的文獻典籍被人為地有意地毀掉了。當然，「史文闕軼」可能也還有別的原因。

顧氏所說的時代正是孔子之後七十子及其後學的時代。正因為「皆去其籍」、「史文闕軼」，以致於韓非所說的「儒分為八，墨離為三」等先秦思想史的具體情形，我們不甚了了，所知甚少。

郭店一號墓的下葬時間，考古學界初步確定為西元前三五〇年——三〇〇年，墓中的文獻成書年代應當較墓葬時間為早，正是顧炎武所說的「史文闕軼，考古者為之茫昧」的時期。《郭店楚墓竹簡》的出土正好可以補某些「闕軼」。

當然，《郭店楚墓竹簡》並未給我們提供確鑿的材料使我們得到所期待的確定的結論，我們所能得到的不過是些蛛絲馬跡，這需要結合前人的研究來深化或修正一些已有的認識。

### 一、早期儒學的分派

韓非子說：孔子之後，儒分為八。其說語焉不詳。以今考之，孔子的學生中學問成就最高，從而成為大宗師者有三人：一為子游；一為子夏；一為曾子。茲略述之：

## (一)子游一系，可稱為「弘道派」

《禮記·禮運》所述孔子的「大同」、「小康」之說係子游所記。在孔門中，子游所傳理想最為高遠，議論最為深闊，所謂「賢者識其大，不賢者識其小」，子游可謂孔門之大賢。子游、子思、孟子一脈相承，這一派秉承孔子「天下為公」的思想，主張「君宜公舉」，「民可廢君」。在早期儒家之中，這一派人民性、主體性、抗議精神最強，是早期儒家的嫡系和中堅。郭店楚簡儒學部分多半是子思一系所作，其中《唐虞之道》一篇歌頌堯、舜「禪讓」的盛德；而《性自命出》一文錄有子游的一段遺文。子思、孟子出於子游，荀子已先言之。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說子思、孟軻「案飾其言……以為仲尼、子游為茲厚於後世。」這從側面說明子游、子思、孟子為一派。宋代朱熹等理學家出於建構「道統」論的需要，虛構了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的「道統」系譜，認為子思出於曾子。對此康有為正確地指出：「著《禮運》者，子游。子思出於子游，非出於曾子。顏子之外，子游第一。」（《康南海先生口說·禮運》）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，有《史記》可據。子思受業曾子，無可據。子思作《中庸》，精深博大，非曾子可比。惟孟子確傳子思之學。子思高出於曾子。」（同上書，《孔子改制一》）章太炎也辯子思不師曾子說：「宋人遠迹子思之學，上隸曾參。尋《制言》、《天圓》諸篇，與子思所論殊矣。《檀弓》記曾子呼伋，古者言質，長老呼後生則斥其名，微生畝亦呼孔子曰丘，非師弟子之徵也。《檀弓》復記子思所述，鄭君曰：為曾子言難繼，以禮抑之。足明其非弟子也。」（《太炎文錄·徵信論》）

## (二)子夏一系，可稱為「傳經派」

子游、子夏在孔門中以通曉文獻典籍著稱，《論語·先進》說「文學：子游、子夏。」但子游教育學生注重「上達」功夫，子夏

教育學生注重「下學」功夫。子夏一派對傳統文化，尤其是對原典的全面研習有很大貢獻。後來的荀子除繼承子弓一系外，也繼承了子夏一系列的學說，成為傳經之儒。漢以後經學的發展，主要是這一派的推動。這一派比較注意與統治者的合作，與子思、孟子一派的抗議精神和批判精神不同。康有為說：「傳經之學，子夏為多。」

（同上書，《學術源流七》）「傳經之功，荀子為多。」（同上書，《學術源流二》）「孟子之後無傳經。……二千年學者，皆荀子之學也。」

（同上書，《荀子》）

### （三）曾子一系，可稱為「踐履派」

主要人物有曾子（曾參）及其子曾申（在《禮記》中有時曾申亦被稱為曾子）、其弟子樂正子春等。這一派重孝道的踐履，其基點落在家庭父子關係上。這一派所講的「孝道」是廣義的。曾子認為，居處不莊、事君不忠、蒞官不敬、朋友不信、戰陣無勇甚至不以時伐山林、殺禽獸等，會給父母帶來惡名，皆不可謂孝。這一派也講天道陰陽問題，可能是儒家最早重視陰陽問題的學派。康有為說：曾子之學守約，治身篤謹；曾門弟子宗旨學識狹隘。但他又說：「曾子得成就為孔學大派，皆弘毅之功，力肩孔道為己任也。……曾子蓋能行而後言者，雖守約，亦可法矣。」（《論語注》頁一一二）在《郭店楚墓竹簡》中《尊德義》有孔子語而未稱引孔子：「德之流，速乎置郵而傳命。」此在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中則明確稱引孔子：「孔子曰：德之流行，速於置郵而傳命。」《尊德義》之所以有孔子語而未稱引孔子，有學者認為是孔子自作。同理，《窮達以時》中有一段話，未說明是何人所說，而《荀子·宥坐》與《韓詩外傳》卷七都稱「孔子曰」，亦認為是孔子所作。在《性自命出》一文中「喜斯陶，陶斯奮，奮斯咏，咏斯猶，猶斯舞，舞，喜之終也。愠斯憂，憂斯戚，戚斯歎，歎斯舞，舞斯踴，踴，愠之終也。」這段話亦見於《禮記·檀弓下》，稱子游所說，其文為：「人喜則斯陶，陶斯咏，咏斯猶，猶斯舞，舞斯愠，愠斯戚，戚斯歎，

歎斯辟，辟斯踊也。」北宋劉敞已疑其中有闕文。另外，這批竹簡中，如《魯穆公問子思》、《緇衣》、《五行》等篇當與子思有關。

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已隱言子思之學由子游上溯孔子，這已是當時儒者較為普遍的看法。而孔子、子游、子思的思想作品同存於這批楚簡當中，是否說明這批竹簡主要是子游、子思一派的作品？

## 二、早期儒學的經典

大家知道，儒家經典為「六經」。經學史上常用以下兩條材料指陳「六經」的原始出處，一是《莊子·天運》記孔子對老聃之言：「丘治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經以為文。」二是《禮記·經解》，篇中依次論列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的教化功效，雖未逕稱此六書為經，然既以「經解」名篇，似亦以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為六經。

上述兩條材料，一條明言「六經」，一條隱言「六經」，但學者於此總未能心安，原因在於，對《莊子·天運》以及《禮記·經解》的年代問題不能確切考訂。莊子「寓言十九」，其說未必可信；其書中各篇亦未必皆其自著。南宋黃震說：「『六經』之名始於漢，《莊子》書稱『六經』，未盡出莊子也。」（《黃氏日抄》卷五五）近代學者羅根澤撰《莊子外篇探源》，認為《天運》是漢初作品。《莊子·天運》或係晚出，但亦不足證明先秦一定不能出現「六經」字樣。

《郭店楚墓竹簡》中提供了兩條新資料，對解決上述問題會有一定的幫助。

（一）《郭店楚墓竹簡·語叢一》說：「《易》所以會天道、人道也；《詩》所以會古今之恃也者；《春秋》所以會古今之事也；禮，交之行述也；樂，或生或教者也；……者也。」

（二）《郭店楚墓竹簡·六德》說：「夫夫，婦婦，父父，子子，

君君，臣臣，六者各行其職而亡由作也。觀諸《詩》、《書》則亦在矣，觀諸禮、樂則亦在矣，觀諸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則亦在矣。」

考古學界確定郭店一號墓的下葬年代在西元前三〇〇年之前，學術界亦認為墓中資料當在孟子之前。上述兩條材料中都將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《易》《春秋》六者相提並論（其中第一條材料略殘，可推知是講《書》），雖未明言為「六經」，說明在孟子之前的年代，這六種書的內容已經為孔門儒者所研習了。其中第二條材料尤顯重要，我們可以從中分析出如下意義：第一、六經雖為體裁很不同的六種書，但還是有其共同的思想傾向，即都重視夫婦、父子、君臣的倫常關係。第二、可以印證先秦原本有《樂經》的看法。六經中的《樂經》至漢代失傳，對此，歷史上曾有兩種解釋：古文經學認為《樂經》毀於秦火；今文經學認為樂本無文字，不過是與《詩》、禮相配合的樂曲。在我們看來，樂只有樂曲而無文字，是不可思議的；今《禮記》中的《樂記》應是解釋《樂經》的說記，《樂》若無經文，又如何有「記」？而從上面的第二條材料看，若樂僅是樂曲，如何從中來「觀」夫婦、父子、君臣的倫常關係？由此看來，古文經學認為先秦原本有《樂經》的看法可能更接近歷史的真實。

由上可知，在孔子之後儒家學者已將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作為研習科目；加上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已多有立「經」之事，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認為，即使《莊子·天運》關於「六經」的說法不足據，「六經」之名實已呼之欲出。關於《尚書》原典，先秦的儒家學者喜歡援引《詩》、《書》，《書》即《尚書》，《尚書》到底有多少篇？《尚書》緯《璇機鈴》說：「孔子求書，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，迄于秦穆公，凡三千二百四十篇，斷遠取近，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，以百二為《尚書》，十八篇為《中侯》，去三千一百二十篇。」緯書之說，謬悠難信。而《漢書·藝文志》說：「《書》之所起遠矣。至孔子纂焉，上斷於堯，下迄於秦，凡百篇。」孔子定《書》百篇之數，亦不可深信。惟《史記·儒林傳》說：「秦時焚書，伏生壁藏之；其後兵大起，

流亡。漢定，伏生求其書，亡數十篇，獨得二十九篇。」我們可以相信，《尚書》絕不僅僅只是二十九篇，在此之外，至少還有數十篇，只是篇名與內容為何，我們已不得而知。

簡本《緇衣》除了引用孔子的話之外，例皆引用《詩》、《書》之語，其中引《尹誥》一次；《君牙》一次；《呂刑》三次；《君陳》二次；《祭公之顧命》一次；《康誥》一次；《君奭》一次。這些篇名及其中的內容無疑都是《尚書》原典的內容。下面就其中的內容作些分析，以便從中捕捉《尚書》原典的資訊。

(一)《祭公》或稱《祭公之顧命》，不見於傳世本今、古文尚書，而見於《逸周書》。《尚書》本可分「虞、夏書」、「商書」、「周書」三部分。按《緇衣》引書之例，推測《祭公之顧命》應屬《尚書》中的「周書」部分。祭公，字謀父，為周公之孫，周穆王時以老臣當國，此篇是祭公將死時告誡穆王之辭，是一篇重要的政治文獻，原是列於《尚書》諸篇之中的。那為什麼歷代學者有這樣大的失誤，不把《祭公之顧命》作為《尚書》的內容呢？這是因為傳世本的《禮記·緇衣》誤將「祭公之顧命」的「祭」隸定為「葉」，變成了「葉公之顧命」，自鄭玄至孔穎達皆因錯就錯，以「葉」為本字，誤注為葉公子高。葉公子高是春秋末期人，這樣不僅時代相差太遠，人物的份量也遠遠不夠了。因此也就不會有人去想這可能是《尚書》原典的內容。

(二)以《緇衣》引書之例，《尚書》原典中有《尹誥》一篇。簡本《緇衣》引《尹誥》云：「惟尹躬及湯，咸有一德。」《尹誥》原是《尚書》原典的一篇，應是伊尹告太甲之言。但傳世本《禮記·緇衣》將「誥」誤為「吉」字，這樣就好像是一位姓尹名吉的人所講的話。大約漢人發現古文尚書，其中有《尹誥》一篇，當時可能無篇題，漢人見其中有「咸有一德」之語，遂用以名篇。後此篇失傳，造作偽古文尚書者，便從傳世《緇衣》中抄撮「惟尹躬及湯，咸有一德」之語，敷衍成篇。這就是偽古文尚書的《咸有一德》。不知《尚書》原典中「咸有一德」出自《尹誥》中。漢儒已誤，造作偽古文尚書誤信其說而造假，正好露出造假的破綻。

### 三、早期儒學的精髓

上已言及，子游、子思、孟子一系所代表的弘道派是早期儒家的嫡系與中堅，下面我們重點來考察一下弘道派的思想綱領。弘道派的主要思想綱領有三：一為「大同」說的社會理想；二為「禪讓」（或曰「擅讓」）說的政治思想；三為貴「情」的人生哲學。

#### （一）「大同」說

「大同」說見於《禮記·禮運》中孔子與子游的對話，孔子對子游說：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。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，故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。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矜寡、孤獨、廢疾者，皆有所養。男有分，女有歸。貨，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。力，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為己。是故謀閉而不興，盜竊亂賊而不作。故外戶而不閉，是謂大同。」

宋儒關於「大同」說曾有過一番討論。南宋經學家胡安國著《春秋傳》，屢引《禮記·禮運》「天下為公」，認為孔子作《春秋》有意於「天下為公」之世。呂祖謙寫信給朱熹表示不同意見，認為《禮運》中講「不獨親其親，子其子，而以堯、舜、禹、湯為小康，真是老聃、墨氏之論」，「自昔前輩共疑之，以為非孔子語。」（《呂東萊文集》卷三《與朱侍講元晦》）從這些話中不僅看出呂祖謙缺乏見識，而且連最基本的東西都弄錯了，因為《禮運》並未以堯舜時代為「小康」，而是將堯、舜時代歸為「大同」、將禹、湯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歸為「小康」的。以今日觀之，禹夏時代是私有制的國家產生之時，這是一個重要的分界，此前的「大同」之世是原始公產制的時代，以「天下為公」為準則，所以「不獨親其親，子其子。」這曾是一段歷史，先秦諸子多不懷疑這段歷史。呂祖謙見到老子、墨子稱述這段歷史的話，便認為《禮運》的「大同」思想是「老聃、墨氏之論」。到底還是朱熹多些見識，他在回

信中指出，《禮運》以五帝之世為「大道之行」，三代以下為「小康」之世，是不錯的；並認為「小康」之世像禹、湯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那樣的「大賢」就可以達到，而「大同」之世則需要有更大政治智慧的「聖人」如堯、舜才能達到。朱子雖有此見識，但並未認為「大同」說即是儒學「道統」的內容。

## （二）「禪讓」說（附「湯革武命」說）

康有為曾揭示「禪讓」的意義說：「公天下者莫如堯舜，選賢能以禪讓，太平大同之民主也。」（《孟子微·總論》）「孔子最尊禪讓，故特托堯舜。」（《康南海先生口說·孔子改制二》）「禪讓」說是以堯舜禪讓為模式的政治權力轉移的主張，《郭店楚墓竹簡》中的《唐虞之道》即是闡明其意義的理論文章。「唐虞」即指唐堯、虞舜，儒家「祖述堯舜」，主要即在弘揚堯舜「天下為公」的政治品德。《唐虞之道》開篇即說：「唐虞之道，（擅）而不傳。堯舜之王，利天下而弗利也。（擅）而不傳，聖之盛也；利天下而弗利也，仁之至也。故昔賢仁聖者如此。」「禪讓」說在孟子那裏有進一步的解釋。孟子說舜有天下是「天與之，人與之」，又說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」，則「天」只是虛懸一格，歸根到底是「民與之」。「與」即是大同說的「選賢與能」之「與」，其繁體字形作「與」，與「舉」字形、音、義皆相近，以「與」、「舉」解之皆可通。就是說君主的權力是民眾給與的，民眾本有選舉君主的權力。可以說，這是中國古代帶有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。

另一方面，儒家又盛稱「湯武革命」，認為君主若「德不稱位」，甚至殘虐臣民，臣民有革命的權利。孟子和荀子都有這樣的看法。

## （三）貴「情」說

《郭店楚墓竹簡·性自命出》有一套相當完整精致的心性理

論。《性自命出》指出人類有「自由意志」，這是與天地間所有生物不同的特點：「凡人雖有性，心無奠志。」這種「自由意志」又有其特點：「待物而後作，待悅而後行，待習而後奠。」人的個性在形成過程中，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，比如，外物引誘、內心嗜好、時勢引導，傳習沿襲、友朋樣榜、道義激勵等等，因此個性的形成也就有多種發展的可能性。然而人是一種群體生活的動物，在群體生活中，要做到共存共生，人類社會便需要一些最基本的行為規範即儒家所說的「道」和「禮」，但怎樣的「道」和「禮」才是最符合人性，最能使人心悅誠服的呢？由此《性自命出》提出了它的心性理論的核心思想，即貴「情」的思想。我們來看看它是怎麼說的：

1. 「道始於情，情生於性。」
2. 「禮作於情。」
3. 「凡聲，其出於情也信，然後其入撥人之心也厚。」
4. 「凡至樂必悲，哭亦悲，皆至其情也。」
5. 「信，情之方也。情出於性。」
6. 「用情之至者，哀樂為甚。」

7. 「凡人，情為可悅也。苟以其情，雖過不惡；不以其情，雖難不貴。苟有其情，雖未之為，斯人信之矣。未言而信，有美有情者也。」

在《性自命出》的作者看來，合乎情的「道」和「禮」即是群體的價值取向，這也便是教育的內容，而教育可以引導個性的健康發展，由自然的可能性走向必然的合理性。社會政治建立在「人情」的基礎上，是人們所樂於接受的。以「人情」為基礎，即使做錯了什麼事，也會得到大家的原諒；不以「人情」為基礎，即使做了多麼了不起的事業，人們也不會覺得可貴。總之，不能離開「人情」而談社會政治的「道」和「禮」。「情」成了衡量善惡是非的尺度。這種思想與後來從漢儒到理學的「性善情惡」觀念完全相反。

由上所述，我認為以孔子、子游、子思、孟子為代表的儒學之「道」，主要是就上述「大同」說、「禪讓」說、貴「情」說而言

的。「大同」說反映了他們的社會理想，「禪讓」說反映了他們的政治思想，而貴「情」說則表達了他們的人生哲學。這三個方面可以視為孔孟儒學的真正「道統」。

## 四、重新審視儒學的「道統」說

《郭店楚墓竹簡》的發現可能導致儒學史乃至整個中國思想史的重寫和改寫。郭店楚簡所反映的是孔子之後一、二傳弟子的思想，透過它可以反觀孔子學說的核心思想。以此核心思想審察後世的「道統」說，便會對儒學傳統作出新的詮釋。

「道統」是指儒學的真精神、真血脈。「道統」說最初由唐代韓愈提出，此後又有各種各樣的「道統」說，而最具代表性和涵蓋性的是南宋朱熹的「道統」論。依朱熹的看法，「道統」的內涵或者說儒學的真精神是出自偽《古文尚書》的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」的所謂「十六字心傳」；而「道統」的系譜或者說儒學的真血脈是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，此後千載不傳，直至周敦頤、二程方始接續孔孟的道統。

我的看法是，可以承認歷史上有儒家道統的存在，其內涵是由「大同」說的社會理想、「禪讓」說的政治思想和貴「情」說的人生哲學所構成的思想體系；後世繼承「道統」的不是漢、唐、宋、明的儒者，宋明理學家曾經宣稱他們發現了孔孟「道統心傳」，可是宋明時期幾個有代表性的心性理論，無論是朱熹的重「性」（性即「天理」）說，還是王陽明的重「知」（知即「良知」）說，抑或劉宗周的重「意」說，都不符合早期儒學的思想。

走出理學，始近「道統」。真正繼承「道統」的倒是以黃宗羲、戴震、康有為等人為代表的清代儒者。在這些思想家那裏，先秦儒學重視人民性、主體性、抗議精神的思想得到了弘揚，諸如重「情」說的人生哲學和「大同」說的社會理想也在新的社會條件下得以重構和發展。